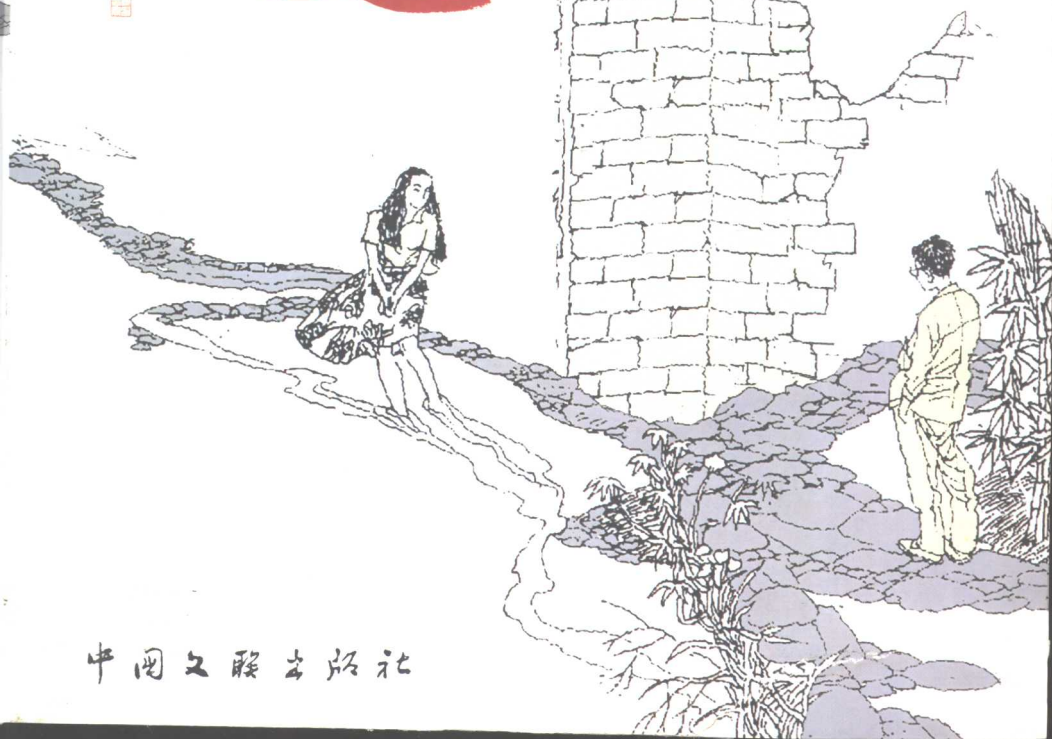


◎李霁宇 著

风逝

打倒
批林批

陈山画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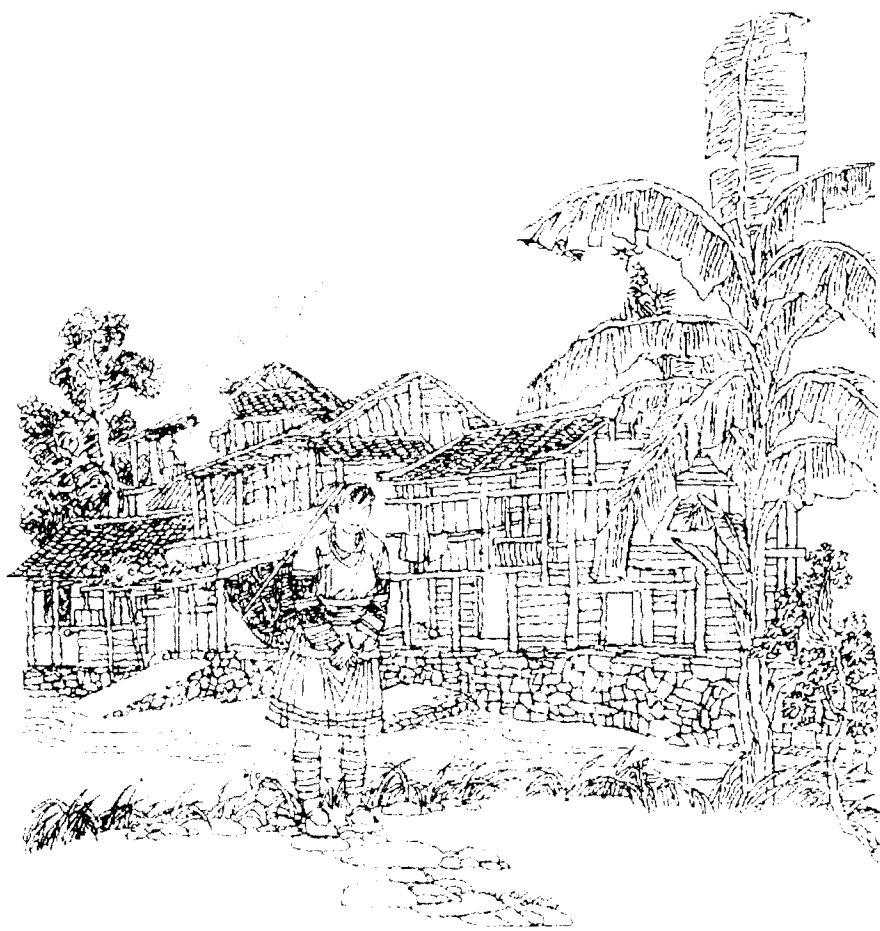


中国文联出版社

◎李霁宇 著

逝風

陳山實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逝/李霁宇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1.6
ISBN 7-5059-3794-4

I. 风… II. 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37418 号

书 名	风逝
作 者	李霁宇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苏晶
责任印制	李寒江
印 刷	中国文联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199 千字
印 张	10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01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册
书 号	ISBN 7-5059-3794-4/I·2926
定 价	17.00 元

撩开一个年代的帷幕，第一幕往往是序曲，人物出场，带着久远的印记。不到终场时帷幕不会落下，当然也听不到掌声。

——题记



李霁宇，成都人，北方交大毕业。著有长篇小说《壁虎村》、长卷散文《西南丝路写真》、小说集、诗集《有人敲门》、《希望三重奏》、《无约之吻》、《天下第一吃客》等。现为云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昆明市文联副主席、《滇池》文学月刊主编。

目 录

序 一	1
序 二	9
第一章 照片风波	14
第二章 湾篱的隧道和山寨	50
第三章 英雄和鬼影	97
第四章 葬礼和恋情	161
第五章 墓碑之背	202
第六章 生死债务	227

序 一

世事如风。往昔千真万确的岁月如风过隙了无痕迹，它吹向哪里泊在何处，有如一种暗示。经历了许多东西又无法把握其中一个，是我们无法释然的人生悲哀。他看见风是在云河边。云河是这个城市边缘穿过的无数条河流中的一条。从一个起点或者说从一个发源地流淌的生活会沿着不同的轨迹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地重复演绎人生。他在那个多云的夏天看见风在她的发上，打旋，并停留了好久。

他第一次明白风是可以看见的。多少年后他读到一个诗人写的句子：我们到河边去看风。看什么呢，飘起的黑发，辫梢的蝴蝶结，斜雨和旋转的叶片。那天他的惊讶同与日俱增的年龄一样发生了一些从未有过的变化。沉闷、刻板 and 静如止水的欲望随风激荡，一日或一刻长于百年，都在一阵风中化作起初的真实。

她在风中。

她的秀发齐肩。这是那个正要开始复苏的年代的时髦。

那时他并不知道她的名字。他看见风停顿在她的乌黑如云的发中，顺着发梢回旋了两圈，水汽就飘逸起来，似乎有着七彩的云霓，然后一闪就消失了。这个细节打动了他的。

风继续拂过来，到了他的面颊。有一粒沙子不小心地钻入了他的眼睑，贴在睫毛上。这个细节让他失去了一段短暂的时间，他在揉眼，在泪水中他模糊地看见，风又回到了她的身前，故意还是无意地掀起了她的裙裾，那是一套红色的质地很薄的纱裙，恍惚中她是裸体，一览无余的白光中有一片三角形的黑暗的蓝光，幽幽地烧着他三十五岁的渴望。其实那只是一闪而过的思绪，他至今不能肯定那是真实的，何况他的左眼正被那大千世界的一粒沙挡住了。风适时地拂平时间有如吹开又关上一页书。风对史书或现代书的戏弄成了千古之谜。一个女人的一页书就这么被翻开了一下，转瞬即逝。他能肯定的是他的眼被灼伤了，那道蓝光，弄得他双眼发烫发晕发胀。

这时风中有一只鸟，叫了一声就在头顶打了一个旋子，继而优雅地飞走。他怀疑那又是一种非常的暗示。

这会儿他才来得及去看那风中的女人。

她居然有一个灿烂的微笑，躲在半边黝黑的披肩发中。她毫不羞怯的放荡让他一下噎住了。

这时河边风平浪静，没有人，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那样，安静而安详。她转身离他而去，缓缓地，稳重地，丢下了看花了眼的他。他真的怀疑自己想入非非的幻觉如风一般地消逝。但他又清醒地记得那刺目灼人的色泽鲜明地印在大脑中某处，从此就再也抹不掉了。

后来发生的事让他相信是风又把她吹到了他的身边。在他

本不宿命的信仰中楔子般地生根发芽了一丝宿命的欲念。

这时，有人在远处叫他，是他的妻子纪双。

——惠潮！

——你在干吗呀？

——我在看风。

——看风，你疯了，风怎么看得见。

他想，他是真的看见了。

这个故事发生在十多年前，那时，我在一个宣传部门工作。有一天，我偶然在一家咖啡厅里遇见故事的这位主人公，他早辞职了，经营起这个在我居住的城市还算高档的咖啡厅。咖啡厅取名：无忧谷。

我立刻想起了山野中那个真正的无忧谷。

无忧谷是荒山野岭中的一个峡谷，未经开发，游人很少。那些年人人忙着没完没了的运动和艰难的衣食住行，旅游还是二十多年后的事。我和他去时我们都还是并不快乐的单身汉。

我那会儿正在迷恋文学。我很想把他的故事写下来，但他这个人话少，遇事不动声色，喜和愁都面无表情，你根本无法了解他的内心。但我知道那一次郊游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自以为知道他为什么要用这么一个名字做店名。其实我错了，无忧谷还记载了他一次刻骨铭心的经历和经验。这是后话。多少年后我在惠潮的笔记本上找到了回忆那次游历的一篇东西。

6月×日 惠潮笔记

大约因为雨季，峡里的水位高，水流湍急而浑浊。不能坐小木船溯流而上，领略峡中的山色水光，多少有些遗憾。我和她怅然若失地站在参差错落的山岩上，望着上游黑黝黝的两壁峭壁，看水流涌漫泻出，奔腾喧哗地在眼前跌入岩石缝隙中，再跳入那不可知的暗河，进入地底洞穴……水声很大，很响，共鸣在这山峡间。

虽峡中水声隆隆，却感到很静。

飞宕的水浪拥簇着跳过，也觉得静。

峡中无人。不，应该说还有两个人，一男一女，分别躺在两块巨大的岩石上。女人年轻，纤细小巧，一身少数民族的红花裙撒开，宛如一只蝴蝶伏在岩上。男的则是全身蓝工装，侧身而卧，像一只蓝蝶。静静地。纵然水在响，水在流，还是静。

我俩悄无声息地爬上两人中间的一块岩石上，也躺下。两旁是夹岸的峭壁，中间一道瘦瘦的天空，发出耀眼的光晕。天很蓝，云很白，斜逸而出的枝桠上，闪着叶形的绿光。

我看见山壁要倒下来了……

是的。是云在动。

感觉很奇妙。

如果水声骤然停止——

那才恐怖哩！

不。那一刻会出现奇迹。

什么奇迹？

不知道。

然后就静寂了，各想各的心事。

我也在想，很多很多。很多的心事都在这峡中，附在岩上，水中，又从峡中升到天上……人生这样的机会和时刻都不多的。什么都不想，又什么都想。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峡谷里，在一个自自然然的自然中，在一个无思无欲天长地久的岩石上。

我们手臂枕在脑后，就这样地老天荒地睡了过去。迷糊而清醒，梦幻般神游，天地中的我们，变为一丝清风，一滴水珠，一缕白云，一线无穷无尽飘飘渺渺的思绪……

一棵小草痒痒地让我们回到人间。我们举目四望，岩上已空无一人，只有我们独自还在这幽静幽暗的峡中。仿如南柯一梦。我们便同时想到：那两个人呢，他们是谁，既不像兄妹，也不像情侣，亦不像同事、路人、师生、旅伴……那么，是两只蝴蝶吧？

把这儿取个名，叫无忧谷。她突然说。

好名字。我说。

他在文中有一小点虚构，他把我改成了女旁的“她”。这也许是一个想象，一个预言。这个地方最适合情人们来，就像我们见到的那对少男少女。（多少年后这里果然改名为情人谷，当时是不能用情人两个字的，我们的字典里也没有情人两个字。）其实当初是我们两个男人来的——我和惠潮。“无忧谷”的招牌是手书，似乎也是他的手迹，字迹有点像放不开的魏体，情字写得有些黏糊。

“小惠……”

我叫他，还用当初那个叫法。尽管我们都不小了。

他正陪几个穿西装、袖口有商标的样子像老板的人闲聊。听见一声小惠的叫声，他转过头来，扶了扶眼镜，淡淡地说：“是你呀。”

我足足有一年没见他了。他的冷淡让我难堪。我原以为我们会热烈拥抱至少要热烈握手然后有许多话题的。虽说他话不多，那些日子却无话不谈，现在可好，一声“是你呀”就没话了。我在他的面容上捕捉不到热诚的笑意真使我心冷如灰。我进退两难讪讪地在邻桌挑了个靠窗的座位坐下，他让人送上了一杯咖啡，说：“你先坐坐。”

我被晾在一边。他在邻桌谈笑风生。我不由得怀疑我是吃白食的不受欢迎的人。他总不至于这么小气认为我是吃朋友不付钱的人吧。权力和生意都是腐蚀人的，我也有一些生意场的朋友，在你付账时他们总是不在场，我后来才明白这是故意的。

喝了一口咖啡，很苦很涩，原来没放糖。

我历来喝咖啡是要放糖的，而且要放四块方糖。他是知道的，不知是他忽略了还是故意的。我赌气不要，我不明白事过境迁之后人就会变得这么隔阂和冷漠。我于是回想起相处的日子，并不无恶意地把那些日子往这杯苦涩的咖啡里泡，我看见那段日子浸进了棕色的泡沫，染成深褐色，像一片片血痂。

我便恶意地决心揭揭那些伤疤。

他的不顺的经历我是知晓的，他不可能无忧。别看他取了个优雅潇洒的店名。

我将座位挪向里边，说：“这里有风。”并且说风大，吹了会伤风，“这是穿堂风。”我又说。

我的嚷嚷引起了他的注意。他眼镜下的细眼睛眨了一下，有一丝闪烁的光。我继续在埋怨风，把“风”字说得很响亮。

风的故事是他讲给我听的。风的故事对我们那个经历单调简单的年代的三十多岁的男人是一个充满刺激的浪漫故事。那时没有任何启蒙的媒体，传播这一类文化的是口头文学，还有厕所文化。这是一股潜藏在生活底层的暗流，我们既爱又怕。我开始以为是他杜撰的民间故事，或是一个老男人的白日梦。他赌咒说是真的。

我当时关心的是他是不是看花了眼，并且关心那个风流的女人是谁。他不置可否。他不愿深谈的顾虑是因为我也认识那个女人。他只想让我知道那个女人表面的可爱的一面。他下决心不捅破那层纸。人生有时全靠那层纸，就彼此心安理得地过着日子。后来在一个偶然的时机我终于知道了那女人是谁。这当然令我惊讶。我观察她却不像偷斧子的故事中那样越看越像，相反却是越看越不像，令我说不出是扫兴还是迷惑。

“你又要说风的故事？”不知何时惠潮过来了，依旧淡淡地说。

他嘴角向上一提算是笑了。

这个人哪怕心里藏着火表面上也是冷若冰霜的。他脸上肌肉很少，仿佛就一张皮绷得紧紧的，这是他不会笑的缘故，也是他不容易显老的原故。世上的事都是有一利则有一弊的。

他坐在我对面，右手一抬，食指一勾，一名女服务员就过来了，递上一杯矿泉水。

“我后来还去过无忧谷。”他突地说了一句。

“无忧谷？”

“是啊。无忧谷。”

“所以你用这个店名。”我说。

“你知道当时躺在岩上的那一男一女是谁吗？我知道了。”

“是谁？”

惠潮没有答话。

这一下午他竟然不动声色地说了起来，也不再问我的感受，也不同我交流。我的感觉中他是把一辈子的话都说了，只是说得毫无表情，平静得令人不安。他像在讲述一段历史或者在叙述一件别人的事。我将他支离破碎的叙述和我了解猜测的部分拾掇起来，指望呈现一个 80 年代初的完整故事。末了，他到里间去取出一本厚厚的笔记本给我，说：“都是没事儿时写着玩的，你不是想写东西吗，给你参考，反正我不想当作家，硬不想发表。”

那天，他的开头一句是：“要说无忧谷和风的故事，还得追述到更远的年代……”

序 二

三十多年前的一个夏天，太阳还没有出山的时候，在云河河谷响起一阵密集的枪声。

然后，一切都静默下来。

这是一个没有风的天气。

河面上笼罩着很浓很浓的雾。这会儿，雾突然散了，开始向上升去；偶尔几声试探似的鸟鸣，回声闷闷地，天空阴沉起来。有经验的人知道：特大暴雨即将来临。或许，昨夜上游已饱受暴雨的肆虐，河面比往日宽阔多了，岸边浅黄的芦苇只剩下挣扎着的斜斜苇尖。精湿的芦花在水流中时隐时现。混浊的河水翻腾着，一泻而下，低沉的咆哮声主宰着河谷。

倏然，河岸响起急促的脚步声。

“站——住！”

回答喊声的是一声枪响。

一个黑衣人踉跄冲到水边，鹅卵石被踩踢出噼噼啪啪的碰撞声。他几乎没有犹豫，纵身跳入湍急的河中。河水一下卷着他飞速地向下游漂去。黑衣

人只露出个头，用的狗刨式，似乎很自如。

就在这时，一名身穿黄军装的解放军战士追到水边。他手提一把驳壳枪。左臂的军衣被划破了，隐约可见红色的血迹。看见远处一起一伏的脑袋，他也几乎没有犹豫就一纵身扑入了急流。

水流卷着两人一前一后地向前冲去。

他扑入了一个陷阱，一个险恶的阴谋在等着他，一个巨大的危机在等着他。他全然不知，奋力追赶着前面的逃亡者。

骤然，在前方水面上，黑压压地逼近来一片漂浮的圆木。一根根打横的圆木堵塞了整个河道，一眼望不到头。在水流狂怒的冲击下，圆木碰撞着，发出沉闷的叹息，水花在圆木间溅起，又哗哗地落下去。那黑衣人放慢了速度。两人的距离渐渐拉齐，终于处于平行，相距不过几尺，谁也无法接近对方。顷刻间，两人同时被急流推到这片浮木的边缘。

圆木起伏晃动着，每根都有一人合抱粗细。那穿军装的人显然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势，他双臂搭在圆木上想抱住，以免被急旋的流水卷入圆木下。不料圆木却趁势滚动，越使劲，转动越快。他的双腿被强力无可遏止死拽下去。他忍住左臂的疼痛，收身屈腿，试图跨上圆木，殊不知圆木再一次滚动。四周轰鸣着，腥味的泡沫和松香味搅在一起。他不能抱，也不能丢手。他显然有些惊恐，没遇到过这种情状。又一股急流卷来，他再也支持不住了，偏偏这时，一只穿草鞋的脚猛蹬过来，眼前的圆木飞快旋转，向下一倾斜，他猝然顺势被卷了下去，他徒劳地挣扎了一下，眨眼间消失在圆木下的潜流中。

那只脚是黑衣人蹬过来的。看来，这黑衣人谙熟水性。他

是故意不让追赶他的人看见避险的绝招。这会儿，只见他采取仰游的姿势，同圆木并排地横躺在水面上。然后，侧过身子，左腿紧靠圆木，右臂从上勾扶稳圆木，试着劲，猛一个转身，安然地翻爬在一根圆木上。

这阵子，岸边又飞赶来十几名解放军战士。

“排长……”众人齐声呼喊。

几枝三八式步枪对准那在一根根圆木上小心翼翼爬移的黑影。

枪声同时响了。

硝烟散去，圆木上已空无一人。

当时谁也没有发觉有一只同圆木颜色相近的黄狗同时扑进了急流。这时人们看见有一只狗趴在圆木上。有人又开了一枪，没有打中，很快那条狗就在圆木上纵跳远去。

这个在枪下毙命的黑衣人是当地一名土司。他聚众参加了土匪叛乱。当晚，一支解放军小分队包围了土司的家。经过半个小时的激战，那些负隅顽抗的土匪都被消灭了。一位解放军战士，约摸十八九岁，揣着枪率先冲进去。他打得双眼发红，他要为牺牲在圆木急流下的排长报仇。住宅里横七竖八躺着死尸，最后的一小股土匪从后门窜了出去，躲进了一个破败的院子。小分队很快包围了那里，冷落的枪声说明那些人无力反抗了，但多次劝降无用，小分队只好火力解决。最后，在他的枪口前只剩下一个惟一的活人了——一个只有七八岁的小男孩。

“副排长，这是土司的小崽子，毙了吧！”几名战士喊道。

那孩子没有哭，只是惊恐地盯着黑黑的枪口。

逼视那双眼睛的枪口慢慢地垂了下去。副排长一念之差，